



店门大开

阿尔古诺娃 著

店門大開

阿尔古諾娃 著

童 新 譯



工 人 出 版 社

1957年·北京

店 門 大 开

〔苏联〕阿尔古諾娃 著

童 新 譯

*

工人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总布胡同3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9号

工人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850×1168 1/32

字數:225,000字 印張:10 插頁:2 印數:1—45,000

1957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

統一書号:10007·52

定 价: (6) 1.00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描写商業工作人員的小說。它通过莫斯科一家食品商店里的活动,描写了社会主义商業工作人員的成长。乳类奶油食品部的組長謝尔盖是先进的商業工作者的代表,他把商業工作看做自己切身的事業,虽然他的爱人对商業工作抱着極度輕視的态度,也沒有能改变他要做一个光榮的售貨員的愿望。他勤勤懇懇,細心鑽研,改进了劳动組織,把他所領導的那个組变成了全国第一个模范服务組。在他的影响下,幼年喪失父母、中途辮学的小姑娘卡嘉,不安心商業工作的克列巴諾夫,也都成了先进工作者。

但是也还有少数人保存着旧社会遺留下来的骯髒思想,这些人为了达到自己的卑鄙目的,拉攏一些思想落后的人,企圖盜竊人民财产,撥弄是非。可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种人是要遭到可恥的失敗的。

这部小說告訴我們: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商業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是重要的、崇高的事業,在商業部門工作的人应当重視这一事業,做一个光榮的商業工作者。

НОРА АРГУНОВА
ДВЕРИ ОТКРЫТЫ
НАСТЕЖЬ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5

商店的營業厅里聳立着一根根高大的圓柱，一盞盞枝形挂灯像点燃了的新年樅树，把拱形的天棚照得雪亮。厅里面人山人海。

在战时，櫃台里貨物稀稀落落，玻璃櫃里摆着用灰紙袋裝的奶粉，人造牛油代替了奶油，而且还要憑票配給，这种景象人們还記得清清楚楚。現在呢，沉甸甸的大塊奶油一塊挨一塊地放着。在靠牆的架子上，罐頭盒堆得像一座整整齐齐的金字塔。櫃台里，各种干酪摆得琳琅滿目。在高高拱起的玻璃罩下，熏鯖魚閃爍着烏黑的金光。暗紅色的腊腸里面結結實實地包着細碎猪肉，外面撒着鹽花，散發出刺鼻的香味。腊腸旁边放着燒口条，顏色是鮮紅的，就好像是些偶然掉在食品中間的兒童玩具，显得很不自在。售貨員从貨架子上、竹籃或箱子里敏捷地取出檸檬、黑李干、核桃等，然后裝进紙袋，遞給顧客。

一点多了，午休時間就要过去了，謝尔盖·捷尔諾夫打算到樓上去看櫃台，路过食品部的儲藏室時不經意地往里看了一眼。兩個工人正把几个箱子抬上磅秤。叶尔莫拉耶夫坐在磅秤旁边，用鉛笔头往油污的簿子上記着数。他一瞧見謝尔盖，就說：

“喂，給你派一个女学徒吧。你要把她帶会了，就留在你那一組里。”

他冲謝尔盖沒見过的一个姑娘揚了揚头，就又去看磅秤。

那个姑娘約摸十六七岁，細高个兒。她背着手站在牆边，好像小孩見了陌生的大人似地，把謝尔盖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

“哦，給我們添生力軍啦！”謝尔盖說。“你念过几年書？”

“九年。”

“怎么不念到十年級呢？”

姑娘扭轉头去，向旁边看了一会兒，然后愁容滿面地回答說：

“念不起了。”

“那末，現在进商業学校了嗎？”

“来啊！”叶尔莫拉耶夫一边喊，一边把手一招。

工人們很快把磅秤上的箱子搬了下来，又抬上一些箱子。

“她已經不上学了，”叶尔莫拉耶夫对謝尔盖說，“她要在售貨組里当学徒。你馬上帶她上櫃台吧。”

“馬上？她这会兒就上櫃台可干什么呀？”

“先讓她在在一旁瞧瞧。我剛才給她講了怎样看秤，和別的一些什么来着。你就教她学業務吧。咱們不是正需要售貨員嗎。她要肯好好兒干就叫她管秤；要不就調她到这里来挑雞蛋。”

姑娘不慌不忙地說：

“我很快就能学会。”

“那好啊，”謝尔盖紧盯着她說，“你可別把这事看得太簡單了。”

“我沒那么想。”

他听了这話，心里倒很想知道这个姑娘憑什么敢这样夸口，于是就問道：

“你在学校里得多少分？”

姑娘猜中了他的心思，說：

“我从来没有得过兩分。不过，我倒不是夸自己学习成績好，只是說我很快能学会。天下無难事，只怕有心人。对嗎？”

“对，”謝尔盖忍着笑回答說。“好，我們走吧，午休時間快完了。”

“这就到点了嗎？”她問道。

謝尔盖哈哈大笑起来：

“怎么，害怕了？”

“有一點兒。”她感到很不好意思，臉蛋兒微微一紅，眼光却始終沒离开謝尔盖。

謝尔盖帶着姑娘走出儲藏室，順路进了存衣室。這間小屋里立着頂到天花板的板架，架上放着一叠叠的衣服。一个女管理員正坐在屋里縫补工作服。她穿着一身潔白的衣服，跟這間屋子十分調和。

她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电熨斗，熨斗下面垫着一只空罐頭盒。管理員挑出一件熨得平平的新工作服和一頂白船形帽。

“你叫什么名字？”謝尔盖望着那姑娘含笑地对鏡試帽子，这样問道。

“我嗎？我叫卡嘉。这簡直像个厨子。”她一边說，一边回头看了看謝尔盖。

“她戴着挺合适。您說呐，謝尔盖？”管理員說。姑娘的臉又微微紅了紅，扭轉身来不再看鏡子了。

卡嘉跟着謝尔盖穿过走廊，一会儿抻抻工作服的長袖，一会儿摸摸腰帶旁边的衣折，一会儿又把手插进巨大的衣袋。显然，她乍穿工作服覺得很不自在。他們剛登上通往櫃台的又窄又陡的楼梯，卡嘉突然站住了。

“这是什么呀？”她問道。

“你問的什麼？”謝爾蓋扭過頭來看瞭瞭她，瞭瞭她那仰望着自己的臉。這時候他才聽到上面營業廳里的一片嘈雜聲。他因為聽慣瞭這種聲音，所以沒注意。

他完全能體會得出這個初次來站櫃台的姑娘現在的心情，於是又用一種跟小孩子說話的口吻問道：

“你平時膽小嗎？”

“我嗎？不，”她一本正經地回答說。

“我想你也不至於這樣膽小，”他說着就扭過臉去，不讓她看見自己臉上的笑意。

可是剛剛走到門口，卡嘉又站住了，並且吁瞭一口氣。這時候謝爾蓋已經走到前面去了。她覺得再磨蹭下去不大好，就迈開了腳步……

耀目的燈光照得她眼花瞭亂，嘈雜的人聲又吵得她耳鼓嗡嗡直响。她看到櫃台外面一些陌生人老是望着她，她很想退到僻靜、昏暗的樓梯上去，可是終於克制住了自己，站在原地沒動。謝爾蓋已經離她很遠瞭，他站在櫃台的那一端，從顧客手里接過一張傳票。他回頭瞭瞭一下，卻沒有招呼她，她也沒敢冒失地走過去。卡嘉就這樣站在一進門的地方，兩手緊抓着身后的門框，一動也不動。她瞪大了眼睛，向四下張望着。最初，她看什麼東西都看不進去。後來她發覺售貨員們都不住地用好奇的目光打量她，櫃台外邊的人也都盯着她看，偏偏她又穿瞭一件從沒有穿過的雪白工作服，因此感到挺不自在。幾分鐘以後，她發現自己站的不是地方，妨礙大家的工作。她一看腳邊是一只盛酪的大桶，便趕緊往旁邊挪一挪，可是後來又發現身後放着一些牛奶瓶子，一個白鬍子的老售貨員來取瓶子時，就斜瞪瞭卡嘉一眼，嘴里還氣哼哼地嘟囔着。她無可奈何地向四下找地方。正在這時候，

有一个她一直没有注意到的年轻售货员拉了她一把：

“你站在这儿吧。”

卡嘉看了他一眼，觉得他那长着一对细细的乌黑眼睛的憂郁的脸显得分外和善。她靠近柜台，站在这个售货员旁边。等心里稍稍平静下来以后，就开始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这个售货员叫維克多·克列巴諾夫。他干起活来并不怎么熟练，相反地，却是馬馬虎虎大大咧咧。但是，卡嘉看了却贊嘆不止，認為有生以来从没见过像他那样做事干净俐落的售货员。其实这也难怪，因为她过去到商店里来只是站在柜台外面买东西，对于这些穿着白色工作服的人的一举一动并没有注意过；还有一个原因是，眼前这三个售货员中间她頂喜欢这个年紀最輕，又曾給她解过圍的人。

她覺得用刀子切奶油，用小鏟取奶酪，切干酪，上秤，包裝，这一切都挺容易，因此很想試一試。但是她心里明白，組長今天一定不会讓她干的。她听人家說过，当学徒的人先要站着看几个星期，最初只能擦擦櫃台扫扫地，或者裁裁紙什么的。然而卡嘉实在克制不住，恨不得自己也能去称一称，哪怕只叫她称一次也是好的。她越觉得这种工作容易，就越忍耐不住。

“讓我……来一下……行不行？”她問。但是克列巴諾夫沒有听清她的話。

“你說什么？”他反問了一声。

“讓我試試……只試一次，行嗎？”

克列巴諾夫微微一笑。

他正在称奶油，眼睛看看秤表盤，又朝卡嘉望望，說：“干这玩意儿真的这样幸福，使得你憋不住了？”

她感到不好意思，沒有吭声。那个售货员又說：

“可以。只要組長答应，我不反对。”

“組長是叫謝尔盖·德米特里奇嗎？”卡嘉小声問道。

姑娘蹣手蹣脚地順着櫃台走过去，走到謝尔盖身旁站住了。謝尔盖只顧干自己的，好半天沒理她。卡嘉不敢打断他的工作，就只好悄悄地等着。最后，克列巴諾夫从櫃台的另一端向謝尔盖喊道：

“你讓她称一次吧，試試看。”

謝尔盖瞧了卡嘉一眼。她發現謝尔盖不像剛才帶她到这里来的时候那么和顏悅色了。他板着臉說：

“不行！这不是鬧着玩的。”

站在謝尔盖旁边的那个老售貨員嘟囔着說：

“在我們当学徒的时候，得先跑够了腿，挨足了耳光。現在可真……”

克列巴諾夫听了他这番話，就說：

“喂，米特洛凡，那时候你恐怕連一个大字也不識吧。”

“那又有什么关系……”

“就讓她試一下吧，”克列巴諾夫和卡嘉对看了一眼，又說：

“謝尔盖，你答应她吧。我帮她忙。”

卡嘉恳求地望着謝尔盖。謝尔盖問道：

“你过去称过东西嗎？”

“我嗎？称过。”

“在哪兒？”

不錯，她的确称过东西。她在童年时代，有一次跟媽媽下乡，去看望媽媽的一个女友。在那里，她跟乡下的孩子們一塊开“鋪子”玩，卡嘉管卖东西。他們用綫縫一塊馬糞紙当秤，用酸模籽当乔麦，用河沙当砂糖。但是这种孩子的事怎么好向这些成

年的男子說呢，因此卡嘉就含含糊糊地說：

“也算不得你東西，只不过……試了試。”

“好吧，你到克列巴諾夫那兒去吧。維克多，你可要照看着點兒！”謝爾蓋說。

現在，卡嘉跟克列巴諾夫并肩站在台秤旁邊了。卡嘉還沒有定下神來，克列巴諾夫已經從顧客手里接過一張傳票，遞給她說：

“一百公分上等奶酪。”他一面說，一面指指放在矮板凳上的大悶罐。

卡嘉小心翼翼地將傳票插在鐵簽上，鐵簽尖得像錐子，一不留神就會扎傷手指頭。然後她拿起一小張油紙，轉身朝着悶罐。奶酪跟蜂蜜一樣，簡直像是一罐黃澄澄的細沙子。卡嘉用小鏟子往上一鏟，奶酪就向三面滑下去，鏟子上幾乎一點兒都沒剩。她又鏟了一下，這回趕緊用油紙兜住，擱上台秤，用手指使勁捏住紙的四角。可是，手不知怎麼一松，一個紙角滑了出來，形成一道凹溝，奶酪就順着這道溝流到地板上。卡嘉回過頭去，驚慌失措地望着克列巴諾夫。

“趕快再弄一份，”他說。

卡嘉又弄了一份奶酪。但是這回她鏟了將近二百公分。她模仿其他售貨員的樣子，鏟去一部分奶酪，用油紙托着倒回悶罐，回頭看看台秤，還是多得很多；她又鏟去一些，結果還是多；這回索性多鏟一些，結果不夠一百公分了。卡嘉接着又往上添。就在這時候，她頭一次注意到買東西的這位戴眼鏡的白髮老太太正不言不語地望着她。卡嘉一想到：“她馬上會責備我的，”一顆心撲通撲通地直跳。這時，她又看到一個售貨員用油紙托着一塊干酪，也在等她。後來那個售貨員走到別處在另一座台秤

上很快称好干酪，用紙包好，遞給顧客，馬上又接過一張傳票。卡嘉却還在弄這一百公分奶油，急得面紅耳赤，幾乎要哭出來。最後，她終算包好了，把它遞給顧客，順手用衣袖擦了擦臉。

“忙壞你了！”克列巴諾夫又像譏笑、又像同情地說。“還想試嗎？”

“嗯，”她低聲說，“我想試試奶油，不知道行不行？”

她以為奶油方方正正的很好看，稱起來總要容易得多，決不會像奶酪那麼討厭地往下溜。克列巴諾夫遞給她一張傳票。她拿起刀子，從大塊奶油上切下一小塊來。她心裡很希望這塊正好是一百五十公分，免得多了往下切。可是，這一小塊離所需要的分量卻差得太遠。她添了一點，還是不夠，於是再添……當她添奶酪的時候倒不顯眼，因為奶酪本來就不是成塊的東西；現在添奶油就不同了，每加上一塊都顯得十分刺目。當她最後把奶油從台秤上取下來的时候，就不是像克列巴諾夫切的那樣四角方方的一塊，而是大小不等的許多小塊亂糟糟地堆成一團。說也奇怪，顧客不但沒有不收這堆奇形怪狀的奶油，接過去時反而道了一聲謝，臉上也真的微笑了一下。

克列巴諾夫接傳票，有幾次把買奶油的傳票遞給卡嘉，她每次都很認真地去稱。克列巴諾夫自己賣干酪和酪漿。有一次，他跟謝爾蓋兩個一同從升降機往下搬雞蛋筐。正在這時候，卡嘉從一位女顧客手里接過一張傳票。

“這是罐子。”女顧客說着把罐子遞給她。

“您……買什麼？”卡嘉怯生生地問。

“二百五十公分酪漿。”

灌酪漿這該多簡單！她把罐子放在台秤上，表盤上指出二百七十五公分。但是她心裡一慌，怎麼也算不出二百七十五加二

百五十等于多少。她拿起長柄勺子，心里还在算。她焦急地想：“这是怎么啦？我簡直变傻了！”裝酪漿的罐子口看起来很大，但是卡嘉一往里灌酪漿，它却显得太小了。酪漿从勺子里溢出来，順着罐子外边向下流，沾滿她的手指，又滴滴嗒嗒淌到大桶里去。媽媽一向还夸說卡嘉做事灵巧呢！

克列巴諾夫回来的时候，卡嘉还站在大桶旁边，用包裝紙一个勁地擦罐子。她犹豫着，还没有把罐子放到台秤上去。克列巴諾夫一見这情形就皺起了眉头。

“这可不行，”他說，“这样要挨罵的，而且真該挨罵。”

于是，克列巴諾夫把她手里的罐子夺过来。这时候，卡嘉的一只沾滿酪漿的手举得高高的，他看了一下她那纤细的手指，她那跟手腕一样窄的細長的手，觉得很惊异。“多好一双手啊，”他想，“这样的手拉小提琴倒挺合适。”他又轉眼去看卡嘉的臉，她被他盯得臉都紅了。

“以后您不在这里我决不做啦…… 我要是能馬上学会就好了。”她說，态度溫順而真誠。

“这小姑娘倒还不错。”克列巴諾夫深表同情地这样想。他大声說：

“现在你站在这兒看我做。不然咱們組長該受批評了。”

“我帮着您做可以吧？”

于是，她就帮起克列巴諾夫来。克列巴諾夫称东西，她就連忙把包裝紙摆在他面前。她觉得这样做快多了。

晚上，卡嘉用灰色厚紙“卷”裝鷄蛋的口袋。厅里面顧客挤得滿滿的。她还不像别的店員那样，能够注意到厅里遙远角落的情况。要不是克列巴諾夫对她說，她还不知道自己櫃台前面的人早就站成長長的一排。卡嘉現在只能看到一架台秤和一塊

切干酪的小板，她只来得及注視一个店員的干活情形。不过，卡嘉已經不像剛进来时那样感到自己在这里毫無用处，恰好相反，現在克列巴諾夫、謝尔盖·捷尔諾夫和那个大家叫他“米特洛凡”的老售貨員都要她帮忙，因此，別人催她，甚至对她發脾气，她还感到挺得意呢。

这是她一生中的头一个工作日。

2

当天晚上，有一个人在營業厅里悠閑地踱来踱去。他既沒有穿大衣，也沒有穿白工作服，很惹人注目。尤其令人奇怪的是：他既不想往櫃台前面挤，也不排到顧客行列后头去，更不向誰打听什么；他只是信步走着，仔細觀看兩旁的情景。这个人身材高大，显得有些胖，背駝得很厉害。他那黝黑的大臉，始終显得那样恬靜安詳。咀唇紧閉，連一絲笑意都沒有。只有那双离得很开、黑白分明、仿佛已經洞察了一切的小眼睛，与別人的目光相对时露出笑咪咪的神情。这双眼睛不知怎么把他整个面貌都改变了。人們在他的周圍走来走去，有的人撞了他說一声“对不起”，有的人却說他“碍路”，可是他全不放在心上，依旧慢条斯理地走着，看什么都滿有意思，仿佛生平第一次进商店似的。

他看到有一个穿白工作服的男子站在收款处的窗口，这是值班管理員。“不要再开梨票，”他听見那个人說，“葡萄只够二十五个人买的了。”女收款員很快就开完了二十五張傳票，想买水果的人排着队在一旁等着，希望还能买到……

有一位老太太兩手提着一个裝滿了大包小包的網袋，走到他跟前，放下網袋，問道：

“您是管理处的嗎？”

“我嗎？就算是吧。”

“您看，傳票是拿到了，雞蛋却賣完了。您知道今天還能有嗎？”

“雞蛋嗎？”

他几乎是茫無所措地說了这么一句，向四下望了一眼。

“這兒有值班管理員，”他說，“您可以問問他。”

“我哪兒去找值班的呀？再說又提着这么大的一个網袋！”

“好吧，我去給您打听一下。您等一等。您在哪兒等我？”

“就在这兒，”老太太說着，把網袋放到靠牆櫃台的角落里。

这个人在地下甬道里乱闖，到处都是樓梯和門，直弄得他暈頭轉向，一时找不到食品部的儲藏室。他也像在營業厅里一样，仔細打量穿藍工作服的女人，看她們怎样从一箱子鋸末里把雞蛋一个个地掏出来，放在檢卵器上，然后又裝进一个大藤筐里。他繼續向前走，进了一条窄小的甬道。一股充滿熏魚肉香味的冷空气迎面扑来，他看見这里有个冷藏室。冷藏室的門正开着，里面橫七豎八地裝着一些挂滿白鰓鰓霜花的冷冻管，天花板上悬挂着火腿和一串串腊腸……

他推了推食品部主任“办公室”的門，門呀地一声开了一条縫，这个房間很小，光写字台就占去了四分之三的地方。屋里挂着一面画有香檳酒瓶的鏡子。有一个穿白工作服、头戴小帽的人正在一本破旧的大賬簿上記賬，全神貫注，連听到門响也沒有回头看一眼。后来，因为覺得有人悄悄地站在他身边，才抬起头来。

他“噢！”了一声，打算站起来，但这个动作也不那么省事。他只好坐着伸出一只手說：“您大概是巴維尔·华西里耶維奇

吧？在調度員碰頭會上听人介紹過您，不過我沒有听仔細。”

“對，我叫巴維爾·華西里耶維奇。咱們兩個的名字差不多，我知道您叫根納吉·華西里耶維奇。”

“來，請坐吧。”

“根納吉·華西里耶維奇，有個老太太在營業廳里等着呢。總是听到售貨員們說：酸凝乳‘早晨有過’，瓶裝牛奶‘馬上就到’。買雞蛋的行列快排到大門口了，那個老太太領到了傳票，雞蛋却賣完了。”

根納吉·華西里耶維奇嘆了一口氣，眉頭緊蹙，額角上出現一條條的皺紋。

“要是能按時供應就好啦……”他說，“已經有一星期沒送雞蛋了，昨天晚間才給我們送來。可是要買的人太多，我們人手又少，當然就應付不過來了。是的，正因為人手不足，我們來不及把雞蛋挑出來。”

“那末，什麼時候能賣呢？”

“再過一個來鐘頭。您別對他們說雞蛋還在挑，就說已經賣完了，就要送來的。”

“嘿，還有這一套把戲呢！我明白了。我就照您這話去說。”

女店員們好奇地看着巴維爾·華西里耶維奇。有一個女店員挽着袖子，正在用她那干瘦得青筋暴起的双手在鋸末里掏摸，目不轉睛地望着他。

“這是新來的值班管理員，”她小聲地說。

另一個人直起腰來，用弄髒了的玫瑰色小手的手背整一整頭巾，朝着巴維爾·華西里耶維奇的后影說：

“不穿工作服別進倉庫！”

他迈步進了甬道，听到那些女人在笑他。巴維爾·華西里

耶維奇頭也不回，一直往前走，一面回想上樓的樓梯在什麼地方。如果他是工廠，在自己的車間里，哪會找不到話來回答這些嘲笑他的女人？“人手不足”，這樣的解釋會使他滿意嗎？還在一個半星期以前，確切地說，是在十天以前，區委書記拉吉金找他談了一次話，他就知道要調自己到商店里來了。當時區委書記說：“您要把那邊的黨的工作好好地整頓一下。等您搞熟了，我們再提名選您當黨支部書記。”

新的崗位原來是這樣的啊！從前那個車間里成天叮叮當當，鏗鏘鏘鏘，說話對面都聽不清，只好大聲叫嚷。車床間的過道是那麼狹窄，工人是那麼多……可是，哪里像商店這樣呢！車間里的聲音雖然大，但那是一種特殊的、有節奏的聲音，它不但不会討人厭，甚至有時你一跨進門檻，聽到這種聲音，心里會感到無限輕鬆。但是在這兒營業廳，你一聽到嘈雜的人聲，計算機的滴滴答答聲，馬上就會頭痛腦脹。車間里雖然焦味刺鼻，金屬屑末飛揚，新來的人可能感到呼吸困難，然而那些在工廠里成長的人卻感到這種空氣異常親切，跟在自己家里一樣。可是在這兒地下室里呢，却足足有幾十種味道，各部門都不相同。你打甬道走過，一會兒聞到芬芳的煙草味，一會兒聞到鮮魚的腥味，一會兒又聞到蘋果的清香。糖果部的儲藏室散發出香蘭草、甜面糊和焦糖塊的氣味。最初你也許會覺得挺有意思，但是細一琢磨，恐怕只有鬼才知道這是一種什麼味道，大概很像理髮店里的味道吧。他到商店里來雖然才一天，可是到了傍晚已經產生了這樣一種印象：他的衣服、頭髮、雙手——仿佛都帶上了熏魚臘肉的氣味……至于擁擠的情況，那更不用提了！從前他到商店來买东西的時候，并沒感到有這麼多的人。不錯，明天是星期日，顧客當然要比平時多一些，可是他昨天到一家熟食店買了